

香書堂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以玄幻的名义，让每一个人流泪。

猫腻◎著

朱雀记

一个城市少年成佛的故事

贰

花山文艺出版社

1247.5
M124

猫腻◎著

朱雀记

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雀记.2/猫腻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673-767-5

I.朱... II.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5403 号

朱雀记 2

作 者: 猫 腻

策 划: 张国岚、李艳明

责任编辑: 李 伟、李 爽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木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张: 17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767-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小公子将易天行打得狼狈不堪，却仍然被易天行的“无耻”打败。易天行被软禁在武当金殿内，小朱雀救父，来了一招“火烧金殿”……

秦梓儿来到归元寺后院，为替父亲了结宿命，欲将后院的那位打倒，却引发大祸，死伤无数。

易天行回到高阳，见到古老爷子，知晓了一些关于“命运”的事，决定把它继续下去，回到省城开始正式接管鹏飞工贸。

作者简介：

猫腻，曾用笔名北洋鼠，备用笔名乐俊，总是脱不开汤姆与杰瑞的范畴。

七十年代生人，蜗居湖北夷陵之地三十载，昼伏夜出，好独行，不好独居。

尝就学于川大，因惫懒故被逐，重回故乡于某处打工，首次接触电脑，发现自己有打字的天赋——这说的是打字很快。因为无聊所以上网，因为打字快，所以泡论坛，因为口水多，所以编故事，因为当时无女友，想欺骗文学女青年，所以故事编得极酸。因为文学女青年不识人，所以哀切之余，便只留下了些文字，写过《映秀十年事》，还写过些自己觉得有趣的言情小篇，但觉得最好玩的，还是这本《朱雀记》，介绍到此为止。

总策划：张国岚

责任编辑：李艳明 申强

封面绘制：董绍华

封面设计： · 赵晴



朱雀记

目 录

MU MU

CONTENTS

第二部 省城

- 第四十一章 无耻是一种境界 1
- 第四十二章 真石剑 7
- 第四十三章 大光明 16
- 第四十四章 跳台纪事 22
- 第四十五章 拳拳之辛 28
- 第四十六章 天！袈裟！ 34
- 第四十七章 残局 39

第三部 围城

- 第一章 减肥与X光 48
- 第二章 蕾蕾妈与鸟儿子 56
- 第三章 问星空 65
- 第四章 不如跳舞 74
- 第五章 小易的乱战 84
- 第六章 素斋怨哉 92
- 第七章 佛塔里的爱情墙 97
- 第八章 立碑 105
- 第九章 秦俑的设计 112
- 第十章 莲动也 120
- 第十一章 囚歌 127
- 第十二章 漫长的一日 134
- 第十三章 入舍 160
- 第十四章 戒指 168
- 第十五章 相当失败的实验 174

目 录

MU LU

CONTENTS

第十六章	夜探六处	180
第十七章	胜利的大会	188
第十八章	过年	195
第十九章	初春一梦	203
第二十章	小书亭	212
第二十一章	交易	217
第二十二章	农民	223
第二十三章	商人	228
第二十四章	莫杀火妖	237
第二十五章	关于四月十五日的回忆	245
第二十六章	赴沙场	252
第二十七章	黄沙落尽	257



第二部 省城

第四十一章 无耻是一种境界

小公子不知使得什么法术，竟能让这柄大剑凭空出现。易天行根本没有办法提前防备，只好被动挨打，不过数十息的时间，已经在石梁上被这柄该死的大剑狠狠劈了七八下。虽然他的身体结实得很，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这种被人按在地上痛扁的感觉，实在是有些屈辱难当。

“操！这小子使的什么邪门功夫？”易天行在心里哀叹道，他瞧破了真兰弦，本有些沾沾自喜，哪料到对方竟然厉害如斯，让自己根本没有还手之机。

大剑又来了！

轰的一声响，易天行整个人被劈到了石梁上，像一只可爱的考拉一样抱着石梁不肯放手，他呸地吐出口里的灰尘，咒骂道：“你这家伙，继续啊，反正老子不怕打。”

小公子冷冷道：“只会挨打，也不过是废物点心罢了。”不知为何，他这时候说话比先前要尖刻许多。

“那又如何？你也拿我没辙。”易天行趴在石梁上不肯起身，玩起了废儿无赖精神。

易天行身上狼狈，心底大是震惊，这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小公子真是强得不像话，咒语似乎也不需要多念，这样宛若天外飞来的大剑，竟随手可招，若不是自己这种变态强悍的肉体，换作任何一个人，只怕也挡不住大剑几砍之势。

想到这点，他不禁起了一些畏惧之心，这才记起了斌苦大师常常在自己耳边说的话：“小公子乃是修行门中的奇才。”

或许正是因为畏惧，易天行才忘记思考，为什么小公子招来的大剑只会竖着劈自己，而不是想把自己劈下崖去。

“奇才？奇才是说明他懂得多，可不见得力气大吧。”

想到这节，趴在石梁上装死的易天行眼中寒芒一射，右手五指一弹，五道火龙便从他的指尖迸发，绕着石梁向小公子攻去，其势猛若惊雷，让人睹之心寒。

小公子脚尖一点，便像是一道轻烟般迅疾退回原位，右手在自己身前由上至下平平抹了一下，一道如镜如冰的结界面便出现在他身前。

五道火龙与这结界面轻轻一触，嘶嘶作响后，便开始咆哮着厮杀起来。

易天行虽然像考拉一样抱着悬在半空中的石梁，模样滑稽无比，体内却是真火命轮不停旋转，体内火元疾出，供养着这五头火龙向小公子的结界发起冲击。小公子仍然是一脸平静，看着结界有些微微松动，似乎也并不在意。

“遁！”

小公子轻声一喝，他的双脚与石梁接触的那一部分渐渐幻出青石一般的颜色，随着这青石般的颜色往上延展，他整个人先是化作一个石像，接着便……奇异地消失在结界之后！

易天行大惊，神识正欲放出，便感觉自己身前多了一人。

好快的速度！好奇妙的石遁之术！

突兀出现的小公子静静看着他的双眼，一指点出，易天行强悍的身体都来不及做出反应，小公子的食指已经轻轻点在他的眉宇之间。

易天行只感觉自己的双眼间有一道清流迅疾注入，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心底不由得大骇，闷哼一声，体内火元化为一道艳赤之流从胸脯向上汇聚，死死在自己百会穴处抵住那道清流。

可叹他与小公子之间对真元的控制差了太多。如果说小公子在修行道中对真元的控制有如以臂使手，挥洒自如，而易天行却只是一个初涉此道的新手。在每一细微处的控制上，更是有天壤之别。

火元之流刚穿过颅前，抵达眉宇之间，那道清流却又不见了。

一触即收！就如同先前小公子施展的那一招一样，看着简单，实则由极暴烈而转为极静，其间的控制法门哪是易天行这种初哥能掌握的。

易天行如今体内真元充沛，放在当世，估计也是极少见的异类，但在作战技巧还是大有不足，而他此时的精神还放在抵抗已经消失不见的清流上，闷哼一声，那道清流已



经倏然不见。此时他体内火元并无对敌的力量，只得化为一道火柱从他的双眼之间喷向天空，看着奇异无比。

眉宇之间的火柱！

就如同他的双眼在放烟花一般！

这一道诡异的烟火照耀着整个山谷，山谷四周，似乎隐隐传来一阵惊叹之声，但易天行根本感觉不到这些异动，因为下一刻，小公子冰凉的手掌已经劈到了易天行的咽喉上。

易天行喉头一震，身子微软，单手扶在石梁上，身形奇魅无比地一滑，右脚便向小公子的胫骨踢了下去。

但他忘了自己对敌的小公子的绝招——那柄大剑。

如鬼魅一般突兀出现的大剑横空出现在他身后，挟着无可比拟的霸气向他背上劈下。此时他全副神思都放在自己眉宇间的火柱和暗自踢出的一脚，身后全无防备，哀号一声，惨惨被打在石梁上。

小公子微微一笑，趁着他被打得懵懂不堪之时，右手手掌轻轻一合，那道一直安静停在他掌心的青色氤氲被捏得有些变形。

“惨了！”易天行只来得及发一声感叹，便感觉到了如同在七眼桥下一样的感觉，先前被他火元防御着的真兰弦秘术笼罩全身。

真兰弦力量尽吐，瞬间间将易天行浑身上下捆了个结结实实。易天行眼中异芒一闪，清清楚楚看到有一层极薄极淡的青色纱雾笼罩住自己全身，他心有不甘，想到自己的天火能将真兰弦的外探烟丝烧去，难道不能烧掉此时裹在自己身上的这层东西？心念一动，体内火轮呜呜疾转，一道道天火被他强横无比地逼出体外。

本来就破烂不堪的衣衫瞬间间被烧成灰烬，武当山龙头香石梁上，就只看见赤身裸体的易天行正在不停燃烧，金红火苗笼罩着他的全身，将老君岩一带照耀得无比怪异。

许是小公子交代过的关系，整个武当山静悄悄的，各处修行的道士也没有出来，小公子也只是安静地看着易天行默然运着天火，而不出手阻止，似乎颇有信心。

易天行身上不知燃烧了多久，终于渐渐熄灭下来。沉默许久之后，他轻叹一声，终于放弃：“怪了，这玩意儿耐火蛮好，小公子你应该参加消防队才是。”

小公子这时候才轻轻嘘了一口气，轻轻拂去自己下颌的一滴汗珠，轻声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是能挨打，就能无敌于天下的。”

易天行有些狼狈地倒在石梁上，心里却是写了一个大大的服字，要知道与小公子的这番交手也不过数息间的事情，电光火石间，对方竟能连续施展近身技，趁自己忙于应付之际，悄无声息地用真兰弦控制住自己。

他感受着自己体外每一方寸传来的微微压力，眉头微皱，心知自己与小公子间的差距实在太大，若真格动手，无论如何也不是对手。这不是修为的差异，是技巧的差异，这位小公子能清清楚楚地判断场间的局势，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心理等因素，再配

上自己最擅长的技能，从而达到最好的效果。

易天行苦笑道：“小公子果然厉害，出手宛如写字画画一般轻松自然。”

小公子在石梁上如仙子一般缓缓走近，轻声道：“易先生放心，虽然我有无数种杀了你的方法，但我不会那样做，只求先生能在武当山盘桓数日。”

易天行感觉自己被他轻轻提了起来，然后回到了悬崖上栏内，不由得大感没面子，苦笑道：“小公子气力倒是蛮大，居然提着我这笨人也不嫌重。”

小公子微微一笑。

易天行只看得见他清丽的下颌，想了想忽然又道：“你准备把我关在哪里？”

“金殿。”

易天行微笑道：“离了你的控制，这……对了，小公子能不能告诉我，你用来捆住我的法宝叫什么名字？我和这法宝好像蛮有缘似的。”

“真兰弦。”小公子居然没有不耐烦的神情，只是微微侧头，似乎不大愿意看易天行赤身裸体的滑稽模样。

易天行一笑叹道：“能让小公子在武当山这等名山秀水陪我三日，倒也不错。”

小公子微微皱眉道：“我何时说过要陪你三日？”

易天行一晒道：“我虽然不认识道家宝贝，但也能感觉到，这真兰弦能缚住我，全靠小公子神识控制，想来如果你和真兰弦之间离得太远，根本没有办法缚住我，是这样吗？”

“这倒是的。”小公子微微一笑，“只是我带你去的金殿，是最适合关人了，我即便不在此间，想来你也逃不掉。”

易天行双眼微眯，他此时被小公子倒提在手里，身上光溜溜的，不过自从学会佛宗控火法门以来，他经常便和火焰打交道，于是也习惯了这种衣服被烧光后的尴尬局面。他由下而上悄悄望着小公子的面门，只是可惜小公子的上半脸颊还是被帽子遮着，看不大清楚。

“金殿？是朱元璋那家伙修的铜家伙吗？”

“是吧。”

……

金殿，武当山主殿，修于正峰之上，相传朱元璋在元末起义时，一次战役中被敌兵追杀，慌乱中逃到武当山下，在茅舍前遇见一个道士，便苦苦哀求道士能收留自己躲藏。道士对他说：“如果我收留你，待会儿敌人来了，将我这茅草做的道观烧了怎么办？”朱元璋一听，赶紧回答道：“如果你的道观被烧了，将来我给你打造一个金子做的宫殿。”

就这样，道士收留了朱元璋，让他躲过这一次兵灾，然后道观却最终被烧了。待朱元璋击退陈友谅，逼死张士诚，北驱元蒙，定都南京，建立明朝之后，便招天下工匠，在武当山修了一座金殿。

虽说名义上是金殿，但毕竟不能真的全部用金子做，一来太贵，估计明朝怎么也修



不起来，二来金质太软，用来修宫殿，只怕会成为金豆腐渣工程。大部分的材质是用的黄铜，但整个宫殿仍然是黄澄澄的，看着贵气无比，尤其是每当雨后初霁，明亮的阳光照耀在清洗干净后的金殿之上，反光数十里，看着蔚为壮观。

易天行不知道武当山的金殿里有什么样的凶险，只是内心深处隐隐有些担忧。此时被小公子像提小鸡一样地提着，他不知在盘算着什么。

最后盘算出来了一个史上最下流对战法。

“报告教官，我要撒尿！”他忽然理直气壮地喊了出来。

小公子一愣，似乎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无赖子，把他往地上狠狠一摔，冷声道：“撒吧。”

“再次报告教官，站不起来，撒不出来。”

“撒不出来就憋着。”小公子没好气道。

“憋不住屙身上怎么办？”易天行不知为何，此时说话更加粗俗不堪。

小公子冷声道：“你别想要什么花招了，你愿意弄脏自己的身子，我不介意。”他也不回头，伸出两根手指，拈着易天行的耳朵，便把他提了起来。说来这幅画面确实也挺好笑，小公子生得瘦弱，此时却用两根手指提着一个比自己还要壮实些的青年人，还显得十分轻松。

易天行眼睛骨碌骨碌转了两下，忽然说道：“那我就不憋咯。”余光里偷偷瞄着小公子的脸，身子却扭了起来，反正这真兰弦也只是缚住他，却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小公子感觉自己手上提着的家伙在挣扎，一转头，就看见一具光溜溜极难看的身体正在扭动，略有些厌恶地将易天行扔到地上，想了想，又右手五指微微一颤，掌心内的真兰弦微微一挤。

易天行感觉身上压力顿增，本以为是这家伙借机惩戒自己，哪料到这股压力左强右弱，竟似一双看不见的手，将自己扶了起来。

“你快一些。”小公子静静离开数米。

“哗啦啦啦下雨啦。”易天行一面哼着小曲，一面注意着身周的感觉。

果然，某一处的真气包围出现了缺口。

易天行苦笑着皱眉，心想自己这招未免也太下作了些吧？

“小溪缓缓流噢。”

安静的武当山某处不知名山坳里响起了一阵不雅水流声。

便在那不雅的空当，易天行极不雅地从不雅处逼出一团天火，化作一道不雅到了极致的红鸟向自己身后的小公子攻去。

而在小公子单手生出一个镜面挡下天火之时，易天行趁机跳转过身来，大声叫道：“非礼勿视！”

这一招居然管用了，小公子下意识里不肯看他的裸体，一侧身。而易天行已经像只八爪章鱼般扑了上去，把黑衣黑裤戴着帽子的小公子抱了个结结实实！

小公子心头大乱，右掌微微一震，真兰弦圆融之力顿时有些涣散之象。

他下一刻醒过神来，第一时间低头，极巧无比地在易天行鼻尖一撞，右手化指为剑生生戳在易天行腋窝里。

饶是易天行刀枪不入的身体，也感到一阵生痛，哀呼一声。但他到底是金刚之身，如今抱着小公子却是死也不肯放手了，近战他也不是小公子的对手，但如果说起蛮力来，这世界上难道可能有人比易天行更厉害？

易天行低声在他的耳边威胁道：“不准动，不然我烧死你。”忽然鼻端传来一阵幽香，不由得心头一荡，抱得更紧了一些，他此时还是赤身裸体，抱着小公子着实是大不雅。

小公子气得浑身发抖，嘴唇微张，一道奇怪的咒语念了出来。

“祷上清以化……”

易天行愕然发现怀中出现了奇怪的迹象，感到被自己如铁双臂紧紧缚住的小公子的脸颊竟渐渐地淡了，就像是电影里面的淡入淡出效果一样。

这幅图面让他有些害怕，一是因为不了解而恐惧，二是因为知道小公子如果靠这种古怪的法子一旦脱离开自己的身体，那自己再也没有取胜的机会。

他闷哼一声，将心经五品漫游开去，感受着身周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正向三米外渐渐凝去，猜测这是小公子的移体术，眉间一皱，知道自己拦不住他了，赶紧双脚脚尖一蹬，身子平平向后滑出三米。

“无耻！”

小公子的身影渐渐在不远处汇聚起来，还没完全显出身形，一声极愤怒夹杂着羞意的清叱已经出口。



第四十二章 真石剑

易天行微微眯眼，唇角绽出一丝嘲弄：“无耻？”想到这些天来的遭遇，怒气盈胸，先前残留的一丝窘意早就被抛回了高阳县小池塘里。看着黑衣黑帽中渐渐化为实体的小公子，他在心底暗自冷笑一声，全神戒备着，并不意外地发现这厮露在帽下面的下半脸颊有些微微苍白，想来刚才那个法术耗了不少真元。

小公子似乎被他赤身裸体一抱后异常愤怒，右手剑诀一领，武当山的夜色中山风大作，一柄大剑突兀出现在空中向易天行劈了过来。

易天行便等着这剑，他耳力敏锐，听着破空之声，便往左轻轻一滑。

大剑擦着他的身体砍到老君岩的石板地上。

轰隆一声，石板被劈成了数块。

漫天灰尘里，大剑又一次地消失。

易天行单手扶在地上，眼中寒光渐起，等待着这柄大剑的再一次出现。

“哧！”剑风破空。

易天行向右一个打滚，躲了过去。现在不比当时在石梁上，石梁太窄，易天行纵使再灵动也没处可躲，如今在平地上，他可不愿意被这几百斤的大剑生劈。

大剑又从他右方的夜空里凭空生出，向他的腋下狠狠刺去。

易天行闷哼一声，脚步向后挪了两寸，右臂微张，让大剑从自己的腋下穿空而过，等大剑穿过一半正要消失之际，他忽然合紧双臂，将这把宛若天外而来的大剑死死夹

在臂下！便在刹那之间，少年的体内《三昧坐禅经》疾运，将体内真火逼成一团温度极高的火点，由胸膈沿臂肘喷涌送出，在左手的拇指上被压成泛着朱赤色的妖异光芒……然后轻轻擦在大剑的剑刃上。

哧的一声轻响。

总是凭空而至的大剑这一次再也没有机会凭空消失，而是由鞘至刃尖猛地一下变得白炽热红，噗噗轻裂之声大作，化为无数高温的碎片，渐渐消失在易天行身周的黑夜里，就像是无数闪着光点的萤火虫在夜空中曼舞不息。

……

易天行叹道：“小公子竟能将真元化为体外之剑，佩服。”

小公子声音比这中夜山风更加寒冷：“你错了，先前是五行控术，这才是体外之剑。”话音一落，他轻轻将手掌放在道路旁的崖壁上，然后轻轻离开。易天行瞠目结舌地发现，崖壁上被小公子手掌按住的那一块，随着他手掌的离开，也有一根石柱被轻轻地提了出来，就像山崖是豆腐一样。

小公子的手掌轻轻吸着，那道石柱滑顺无比地从崖壁上被拔了出来，石柱由粗趋细，细细看着，才发现是一柄大巧无锋的石剑。

易天行看着他洁白莹净的小手握着一把石剑，感受着那把剑上传来一丝令人恐惧的感觉，不由得苦笑道：“这事情好像弄大了，小姑娘习气，葵花感觉。”

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出口，小公子本来就冷若玄冰的气息显得更加寒冽。

石剑被他握在手上，看着十分的不协调，黑与白，粗粝的石剑柄和光滑纤净的手掌，两相映照，十分怪异，但他就这样握着，却又显得很自然，好像这把剑是天生为他做的一般。

“我最擅长剑术，请易兄指教。”

话音甫落，小公子手腕一抖，石剑化为森森石柱向易天行刺来。

易天行一看小公子出手便知道这位乃是剑法大家，自己哪里是他对手，暗自一咬舌尖，心道：“拼了！”竟是不躲不避，右手极漂亮地一展一握，体内火元疾出，化为一道宽约一掌，长约半丈的火刀，牢牢握在右手中，向那把石剑劈了过去。

小公子握着那把石剑就像握着双筷子一样轻松。

他极巧妙地一转，石剑剑尖向着易天行的咽喉点去。

易天行能感觉到他的愤怒，甚至能感觉到对方此时是真的想杀死自己，虽然他对自己的身体强度很有信心，但也不敢和对手握在手中的剑尖相接，毕竟对方是修行门中的奇才，谁能保证他的这把不起眼石剑是什么仙器之类。

电光火石间，易天行闷哼一声，强自扭动身体，让自己的左肩与对方的石剑相接。一阵剧痛从左肩传来，余光里瞧见这柄石剑的剑尖竟插进自己的肩头一分左右。

这还是自从被古老太爷打了一枪后，易天行的身躯第一次被外力所伤。



易天行性情与众不同,此时怒极反笑,平常的面貌露出一丝邪邪的笑容,右手手腕一转,掌中握的天火之刀扶着破空的滚滚热浪向小公子劈去。

小公子不敢托大,脚尖一蹭,身体平平滑后数步,石剑宛若没有刺出没有伤到易天行一般,好整以暇地在剑路上等着易天行的天火一刀。

天火一刀,无形无迹,青石一剑,清雅空灵。

刀剑一交,一阵极刺耳的声音响起,就像是有无数个藏僧正在敲着金钹一般。

“咣咣”武当山的安静深夜被这几声巨响惊醒了过来。

小公子的身形清幽,来去无形,易天行身体强蛮,速度惊人,两人之间的交手,就像是两道轻烟在山道上你旋我转你叫我缠一般,数息之间也不知互相递了多少招出去。

易天行没有什么招数,靠的就是蛮力和狠劲。

可这匹夫之勇只逞得一时,终究还是被狼狽地打落于地,赤裸的身上东一道西一道伤口,好在伤口不深,而且迅即转为浅灰色,再转为原本的肉色,就像是浑没有受过伤一般。

小公子侧着身子对着他,手中的石剑轻轻拄在地上。

“你还想与我动手吗?”

易天行呸了一口,真气缭绕间,这口唾沫吐在地上哧哧作响,竟将地面灼得黑了一小块地方。他此时虽然没有什么太过难受的伤势,但确实感觉有些疲累,尤其是被石剑划过之后,这久违的受伤的感觉,让他有些隐隐害怕。

更让他不爽的是这种挫败感,这种面对强大的敌人无从发力的感觉。他的天火一刀威力虽然十足,但根本没有办法挨到小公子身体分毫,甚至连他的帽子都没办法打落,若用离火攻击,威力又不足,小公子简简单单施出一个冰镜便挡住了。

这种挫败感让他非常地不乐意。他决定用别的法子扳回一局,沉默一阵后,他看着小公子隐藏在帽子后面的大半脸庞,忽然低头坏坏地笑了,抬起头来脸上却满是惊愕震惊:“小公子,你帽子上有条蛇。”

就这样,易天行打了半天都没有打下来的帽子,被一声惊呼的小公子像扔什么似的扔得远远的。

如流瀑般的黑发渐渐滑下,那张美丽宜人、眉目如画的面庞出现在易天行面前。

意识到自己上了个很幼稚的当后,小公子有些嗔怒地望向易天行,却看见这家伙的一脸坏笑。

“秦梓姑娘,果然是你。”易天行冷冷说道。

“你早就知道了?”一直扮成男生的秦梓疏眉微蹙,感觉到一直被自己戏弄着的少年平静面容下掩之不住的怒气。

秦梓想到在七眼桥下,面前这个男生也是用那种……无耻的方法乱己心神,不由得又羞又怒,她自小被视为上三天不世出的天才,人人尊敬爱护,什么时候遇见过这等